

楊忠愍公集



叢書集成初編

楊忠愍公集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開本：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楊椒山先生文集卷之一

文

儀封張伯行孝先訂

壽大司馬苑洛韓公七十序

代龍湖公作

嘉靖二十有七年。大司馬苑洛公年七十矣。生辰在秋八月十有二日。公之德澤在人心。聲名在天下。凡知其壽辰者。孰不有壽之之心。而拘於分焉。則雖有是心而未敢盡。魏國公某。永康侯某。相與從事南都者也。於是協謀所以壽公者。而請於予曰。自苑洛公來掌留機也。凡政之重且大者。皆惟公是決。春正月。表請引年。其歸志確也。深貽我二人憂。賴帝心簡在。不許其請。而推任益專。俾我二人無微咎於上下。深幸有所倚賴。今當七十之辰。思無足以爲公壽者。而重有於先生之文有望焉。予乃戲言曰。大臣之壽。國家之氣運攸關。然必德以基之。天以畀之。二者備而後享年可以有永。公之壽。其德以爲之基者。夫人之所共知。固無俟於言矣。而天之所以畀之者。豈偶然哉。佑我皇祖。眷我皇上。福我天下蒼生之至意。存乎其間也。是故金陵。我高皇帝翬業之邦。天下之根本攸係。我文皇雖坐鎮幽朔。尤以之爲控制南紀之樞。其爲地至重矣。非有隆德重望者。而操持紀綱。以鎮撫百姓。其何能治。則夫居守保綏。以揚宅中圖大之烈。以培宗社靈長之運。以備不虞不軌之患。實於公有望焉。皇祖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。我皇上雖垂拱

燕京。其心未嘗一日忘南都者。而重寄其託於公之身。蓋以坐鎮留臺。非公不可耳。其在今日。宣德意之美。嚴分守之防。弛南顧之憂。以保大定功。藩屏王室。則公一人有大責矣。皇上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。天下之治。候於南都之安。南都之安。候於公身之壽。可一日無公哉。是故爲之繕乃城隍。練乃甲兵。振乃威武。勤乃撫字。齊其法制。而祛其不威。翦除其惡。而綏輯其衆。俾留都之民。復國初之舊。而四方亦因之以寧焉。則天之所以賴公者又何如也。由是觀之。天欲永我皇祖之烈。不得不壽公以弘其化。天欲相我皇上之治。不得不壽公以久其施。天欲置我天下蒼生於治且安。不得不壽公以長其澤。而大其所至。始而以公之身繫天下之重。故爲天下而壽公之身。終而以天下之壽係於公之一身。故必壽公而藉以壽天下國家之大。於此見天之所以畀之者。誠不偶然也。昔者成王命相周公。置諸左右。而資輔理承化者甚切也。及定鼎洛邑。乃出王朝而命之留後者。無乃非專任也乎。蓋鑄之與洛。厥重惟均。其在鎬也。成王得而治之。而洛邑之重。則非周公莫可與寄。故至今論成周享國之永。而稱周公培養洛邑之功不衰。今日之金陵。不異於周之洛邑也。而其所以推任乎公者。亦不殊於成王付託周公之意。則公之壽我國家於億萬年也。將不如周公之壽成周也哉。周公之居洛也。系易研精。有以壽道學於不墮。而公於勤政之暇。稽禮審樂。索數衍圖。凡前賢之所未發。後學之所共疑者。悉闡明之。其所以壽道學之功。又不在周公之下矣。至是則天之所以畀公者。非止爲天下計。抑將爲斯道計也。二公知之乎。於是魏國永康拜手稽首曰。始而知苑洛之壽有益於我二人。而不知有益於天下之大。繼而知苑洛公之壽有益於天下。而不知

斯道之命脈亦係之。而今而後始知苑洛公之壽其所關者誠甚大也。請書之以贈。

題兩州王先生誥命咨引

惟二十有八年春。我兩州翁以南京禮部尙書三載考最。帝曰都哉。朕嘉乃丕績。會南京吏部尙書缺。命議請以翁代。帝曰俞哉。時克統朕百官。暨冢宰論翁最。以當進階。誥贈推恩三代。請。帝曰欽哉。惟時宜敘乃功。爰進翁階爲資政大夫。贈先淑人爲夫人。贈乃祖乃父如翁官。妣及祖妣如先夫人秩。蓋聖天子知翁甚深。任翁甚專。而眷翁甚隆也。及咨命寵頒。翁感躍無已。遂載諸軸。題曰隆恩。命盛贊言於末。盛於翁爲門下士。義無容辭者。乃拜手稽首。嚴言曰。於乎翁之此舉。其忠孝兼至矣乎。然謂翁之忠者。以昭君賜也。謂翁之孝者。以彰先德也。乃翁之意。則欲持此以爲不忘其君親之具。而敷天下以忠孝之機。夫豈人之所以能識哉。蓋人臣非不能報君之惠。而不敢忘君之難。夫人子孫能顯其親者何限。而不忍忘之者蓋鮮矣。臣而至於一念之忘其君。子至於一念之忘其親。則其所以報之顯之者。未知有得於忠孝否耶。惟天純佑我國家。故資翁爲之。臣惟天眷王氏之世德。故畀翁爲之後。則翁之一身固忠孝之管也。是故惟翁之忠在朝著。惟翁之孝在家庭。惟翁忠孝之實在史冊。斯固夫人之所共知者。其在今日之膺榮命。而必軸以縣之。朝夕在目。是不可以識翁忠孝之心哉。翁之心不以一念而忘其君親者也。而猶寄其識於誥贈之典者。蓋欲其觀綸音之重。若日對越乎君。視贈秩之崇。卽先人之常如有見耳。夫日如對越乎君。則思所以報之者。自不容一時之或弛。先人常如有見。則體祖父承恩欲報之心。而殫智畢力代之以仰。

答者。自不容一時之少懈。是則翁之所以不忘其君與親之心也。雖然。必俟有所感觸而後不忘。則其爲忠孝也。亦有間矣。翁之忠孝。出於天性。而其所以不忘者。夫豈有待於此。仰亦假之以表率百官。垂訓子孫焉耳。是故使子孫百官有所感而不忘其君。則所以報之者爲無窮。而其忠卽翁之忠。有所感而不忘其親。則所以顯之者爲無窮。而其孝卽翁之孝。推而萬世臣子。知所以報之顯之者。皆翁之不忘者起之。又非卽翁之忠孝矣乎。是則翁之所以教天下以忠孝之心也。夫旣盡其己之心。又推諸人而使各知所以自盡。則謂翁之忠孝爲兼至也。非歟。噫。體翁之心者。是又在翁之子孫及厥百官而已。盛雖不敏。誠願與賢後昆暨羣屬共勉焉。而後之觀者。亦將有所感夫。

奏疏

附願代夫死疏

刑部見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。爲籲天乞恩。願代夫死事。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。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。預伐仇鸞逆謀。聖恩僅從薄譴。旋因鸞敗。首賜瀟洗。一歲四遷。歷抵前職。臣夫拜命之後。銜恩感泣。思圖報效。或中夜起立。或對食忘餐。臣所親見。不意誤聞市井之談。尙狃書生之習。遂發狂論。委的一時昏昧。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。不卽加誅。俾從吏議。臣夫自杖後入獄。死而復甦者數次。剜去臂肉兩斤。斷落腰筋二條。膿血流約五六十碗。渾身衣服盡皆澀汗。日夜籠檻備極苦楚。又年荒家貧。常不

能給。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。已經三年。該部兩次奏請。俱蒙特允監候。是臣夫再蹈於死。而皇上棄置之生。臣之感佩。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。但聞今歲多官會議。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。依律處決。臣夫雖復捐脰市曹。亦將瞑目地下。臣仰惟皇上方願養沖和。保合元氣。昆蟲草木。皆欲得所。豈惜一迴宸顧。下垂覆盆。儻蒙鑒臣螻蟻之私。少從末減。不勝大幸。若以罪重不赦。願即將臣斬首都市。以代臣夫之死。夫雖遠禦魍魎。親執戈矛。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。以報皇上。臣於九泉稍有知識。亦復銜結無既矣。臣無任激切祈懇。惶悚待命之至。

附救楊椒山疏

張萬紀

臣紀一介草茅。素性愚癡。荷蒙皇上掄選東省。臣職司獻納。惟日緘默。萬無補報於廷。陸臣雖司言責。終爲曠職。實有愧於生平所學也。先是冒昧陳情。論劾貴黨不法等事。荷皇上再造弘仁。聊明英斷。以臣言爲然。痛解河澗之倒懸。臣自以爲得計猖狂。日夜感激。爲效死以報君前。此臣之至願也。惟今時事。臣聞之五內若焚。不敢不奏聞於陛下。料陛下有臣之直言。又竊幸多矣。且以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。自少至壯。所學忠誠。激烈骨鯁。家素寒微。無銖兩之積。向條議馬政。詞意激切。屹屹正言。亟攻時相當權。竊操國柄。發忠憤之氣。盡臣子之職。不意天心震怒。譴狄道縣典史。狄道乃臣之故里。臣備聞繼盛自譴貶後。忠肝義膽。起居食息。不忘陛下高厚之仁。益砥礪臣節。蓋不辭卑官小職。二載內再蒙皇上浩蕩弘恩。拔起部臣。繼盛感激益深。奮志圖報。矢心爲國。入京數日。論元臣十惡等事。又請引證二王之語云。察繼盛之

情原繼盛之心。至親無如父子。速明是非。雷霆震怒之下。必有繼盛之死。諒翦元臣之惡。一時皇上極怒。誤中其鉗。拿送鎮撫司打著問。元臣會同姻親錦衣衛陸炳議成交結親王事例。且以繼盛自狄道至京。地有萬里。二王以天子之子。勢分縣隔。繼盛以孤微部臣。何由而結交耶。念權奸一朝可肆四海。是非公道難移。伏望陛下明遠察微。照徹奸迹。憫念忠純冒罪。誠爲六月飛霜。目今禁獄二載。病篤形枯。軫念報效日久。妻子零落。望釋在獄之冤。或請例充爲邊戍。或原情發爲編民。此陛下覆載好生之德。萬世國史傳陛下不戮忠臣之仁也。儻以臣爲黨護。將臣處死。萬不足惜。恐傷陛下之明。而塞忠諫之路也。況朝士多慨。忠冤未伸。權貴陷阱。孤臣之衷。控訴無門。不避斧鉞。願請疏遠權倖。爲國除奸。非徒辨冤也。

楊椒山先生文集卷之二

祭文

祭楊斛山文

嗚呼。惟公之智足以灼事變。惟公之勇足以犯雷霆。惟公之忠足以動人主。惟公之誠足以感鬼神。惟公之節足以歷窘辱。困苦生死而不變。惟公之名足以同天地日月明且久而不朽。視彼奸諛隱密與禽獸草木同歸朽腐者。何啻霄壤。則公之死也。亦何恨乎。方公之北上也。我韓師翁嘗以大畜睽卦教之矣。既而公用大畜。棄睽卦而不用。豈非忠貞剛直之氣積於中而不可忍。故於師訓有所不暇顧耶。始公在獄。人皆以爲必死。迺賴聖明得以生還。及公歸家。人皆以爲天必以壽考報。而公乃竟以憂國成疾死。豈非公之忠愛出於天性。故在囹圄如家居。在田野如朝寧耶。方師翁歸致與盛相別也。亦嘗以教公者教之矣。既而亦違背師訓。棄睽卦不用。以至於此。豈韓門之頑徒。迺國家之直臣耶。盛責宰相書內云。有一時之富貴。有萬世之武功。有目前之榮辱。有身後之褒貶。不惟以義言之。其輕重分明。雖以利言之。其輕重亦較然可懼。盛常自以爲平生學問所得力者在此。豈公之所爲所見。迺先得我心之同然耶。要亦同得師翁不負天子不負所學之教而不敢妄也。嗚呼。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。每歎歎而不可禁。況與公同韓氏之門。又同此愚直之心。憂懷如海。孰爲知音。安得起公於九泉。連牀數日。共吐肺肝乎。時人有稱韓門

二楊者。顧淺陋何敢與公并稱。方公立朝。盛尙章布。及盛在位。公已云亡。蓋不得共從王事。斬奸佞矣。公之完名高節。已不負師翁之教。而盛尙留此僥倖不死之身。若宇宙贅疣。於公深有愧焉。仰天長呼。無可奈何。行將納此再生之身於朝廷。從公於九泉之下。其大笑大哭一場而已。惟公其相之。

祭易州楊五文

嗚呼。論友於三代之上。當取諸搢紳休采之列。論友於三代之下。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。蓋君子小人之迭爲隱見。每隨時勢之盛衰。而正人君子之相與。惟取其義氣孚固。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。自予登第。除南銓。始識西泉於賀客中。○然猶以爲特豁達磊落人耳。及予以諫阻馬市。被罰遠謫。雖骨肉至親。亦惡其後於家而拙於官。樂其死而幸其不歸也。西泉乃愍嘉禮送之意。反殷於初。則其相與之情。已出尋常萬萬。去年春。予以狂直排奸。被杖繫獄。其際誠危矣。平昔指天論心者。懼禍之及己。則遠絕之不暇。同時交游者。疾名之勝己。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。而素以義氣著聞。豪傑自負者。恨言之侵己。且售計投石。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。其孰與我乎。西泉乃三視獄中。通問不絕。其傍徨拯恤之意。又殷於初。雖齟齬庸瑣輩。惕以重禍。不恤也。則與人交游之善。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。其情之厚薄。爲何如哉。西泉之行。誼在鄉曲。聞望在遐邇。固難以盡述。然卽此一節。則其立心制行。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。視世之搢紳貴顯。隨時異情者。其人之賢不肖。爲何如哉。二月初載嚮。乃郎慇懃侍問。握手交語。傾倒肺腑。相別無幾。訃音頓至。噫。不棄我於患難。如西泉者。幾人。而又奪之。俾孤我於患難之中。嗚呼痛哉。西

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，必能糾合善類，不相背負，可以同心共道，克濟時艱，縱死於無位，使假之以年，必能表勵鄉邑，寬鄙敦薄，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。乃竟突然而逝，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耶？世之生理已絕，宜速死而俾免何限，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，老天何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？無乃西泉命裔適遭或然之數爾耶？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？凡此數者，皆不可曉，狂直蟲性甚爲不平，恨欲飛步太虛，親問老天死果錯謬，乞使生還，更與宜速死而俾免者代之庶可爲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。

同鄉祭焦范溪父文

嗚呼！惟公之德，二靈協粹，二懿用彰，潭金璞玉，秋月寒江，惟公之容，春柳秋霜，碧梧翠竹，巖巖其峯，琅琅其璞，惟公之行，高明卓茂，渠塹堅貞，不流不激，可愛可親，惟公之學，書廚經府，鼠獄雞碑，落筆風雨，擲地金石，惟公之榮，鸞封赫耀，鳳誥輝煌，彤雲豸護，繡服天香，惟公之壽，遐齡七表，華胥夢殘，雖不慙遺，考終永延，惟公之子，燕山毓秀，范水文宗，朝陽鳴鳳，海內人龍，惟公之孫，瑤光瑜潤，蕙蘭芳，森森竹立，繩武有將，嗚呼！惟人有善，孰悉諸身，德容行學，功備則淳，惟天賜福，萬有不齊，榮壽子孫，公介純禧，萬事具足，久爲公慶，一夢不回，忽爲公痛，存隆其實，歿曜其聲，死而不忘，亦何足惜，某等里閭雅誼，休戚攸同，俱客江南，尤爲關情，有淚如沱，有哀如傷，景行遺範，山高水長，敬陳薄奠，聊寫蕪詞，以闡幽德，以泄鄉私，幽明雖隔，精神則通，惟靈炯炯，鑒此愚衷。

附碑記

敕賜旌忠祠碑

仙居吳時來撰

今皇帝御宇。首遵遺詔。錄諸直諫臣。生者絀用。死者贈官祭葬。錄其子有差。於是兵部武選司員外容城椒山楊公得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。蔭一子。應尾爲國子生。薄海以內。郊壘之衆。與夫樵兒牧豎。無不悲酸。以爲先皇帝之明且仁。能鑒公忠誠於憑几之夕也。又莫不曰。新天子之孝且仁。能急於繼先皇帝之志。卹其遺忠於嗣服之初也。乃商人白受采等奏。願損貲以祠公於都城。弗報。乃容城士民走上官。欲祠公於其邑。乃保定士民走上官。欲祠公於其郡。乃副使曹君金以其士民之意。白巡撫。都御史曹公禮出庫金一百二十兩。畀容城縣立祠。既給事中陳君瓚以監請。則詔賜臨。其曰忠愍。既巡按御史郝公杰以祠請。則詔賜祠。其曰旌忠。嗚呼。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。其誦公之冤而欲得公以祭者。蓋徼乎百世。無論商賈暨其鄉人。然則朝廷所以爲公者。夫亦至矣。書曰。表厥里宅。樹之風聲。嗚呼。於公何有哉。祠成。將以某月某日。奉公主卽祠而血食焉。應尾以余聞風於公者。乃勾記其祠事。余奚忍記公哉。當公之抗疏也。余正赴禮部試。與同志上虞陳君綰。都勻陳君珊。六七子會文於觀音寺之佛堂。客有從外來者。謂公杖垂死。且擬刑。會中人驚起屏氣。余投筆曰。夫如是。將焉文。以我能執白麻往訴之。二陳君曰。誠然。願尾余姓名。其明日以草視二陳君。二陳君曰。聞當官業有持獄者。其毋亟試而舉爲之不愈乎。乃寢。夫宜春之甘心於公。寧慮遺患哉。亦以懼夫繼公而言者。愚矣。愚矣。國家養士二百年。深仁厚澤。霽霽海內。卽不

遠稽當議禮議獄之時。士之奮其閒者以百計。其死杖下老戍所者踵相接。蓋已消沮無纖悉氣矣。乃大僕西川楊公。侍御關西楊公。皆以強諫起。至於宜春父子。竊弄威柄。言者類獲重譴。卒不能禁。在公尤竭志盡詞。不遺餘力。斯所謂愈出而愈奇也。乾坤正氣。在天爲日月。風雷雨雪。在地爲江河。嶽嶺生而爲人。則爲忠爲孝爲盛德爲大業。死則爲明神。薄日月。激風霆。和雨露。慘霜雪。浩江河。峙山嶽。誰爲爲之。誰爲止之。公卽不在世間。而其震動天地。激勵人心。百世如生。余獨以後死。遭逢全盛。雨露不殊。枯榮異勢。嗚呼。余甚慚於公。公赴義之詩曰。生前未了事。留與後人補。又曰。平生未報恩。留作忠魂補。公以忠魂補。乃誠補矣。公之事定矣。余獨後人。幸一息尙存。則視公一息皆餘生。恩奚從報。事奚從了。故曰。予甚慚於公。勉慎修履。庶幾哉。貞婦無負白首。余甚懼焉。余甚懼焉。公少也孤。卽以忠義自許。初舉於鄉。入大學。從事華亭徐公學文。乃遂見道。既舉進士。從事苑洛韓公學樂。乃遂知音。及謁闕里。過泰山。明義利生死之關。而悟學無止法。適北事孔棘。誓壩邊塵。時仇鸞怙勢。爲開馬市之議。力言其不可者十。爲說謬者五。鑿鑿據經爲鸞所中。被撻降狄道典史。鸞誅。四陲進武選司員外。公思國家屢陞厚恩。欲捨身圖報。至乘燭獨坐。夜深不寐。乃感於宜人之言。遂草疏列故相嚴嵩誤國十大罪。五大姦。比入朝。未浹旬也。疏上。天子動容。卒以嵩謗語。乃下於理。中以引用二王之故。徧受諸杖。具不屈。遂被大杖。擬重獄。竟以姦嵩曲計。附失律諸人後。槩卽命焉。冤哉冤哉。刑而及於諫臣。蓋古今未兩也。公精忠奇節。炳耀國史。然人能知公之忠於勦嚴相。不知其阻馬市之議爲塞開邊大釁。人知先皇帝之卒去嚴氏。而不知公之首先爲之投種。人

知今天子之能恤公。不知危疑之際。賴公以發其奸。爲有功於朝廷。如公者。忠莫忠焉。而具茲三偉功。厥祠宜永世。祠定址於保定。從郝君請也。費取諸官帑。合都御史曹公所畀金而成之也。董其成。則知府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。其歌曰。名嶽降靈來太行。聰明正直剛以方。騎雲而下三輔彭。秉節委質何相羊。奸諛得志越厥常。國是日非。寵賂彰。逆黨扇禍。覺啓疆。駕言馬市爲國殃。公怒衝髮抗厥章。中遭憂患謫西羌。逆誅被詔服上襄。天子隆恩不敢忘。投身報主臣道常。稽首萬言。慨以慷。萬禍甚驚。何可長。臣身不辭塗干將。天子動色心徜徉。奸臣膽落走且僵。視死如飴。氣彌揚。竟以刑化返故鄉。臨義之音何琅琅。披依五雲肝與腸。帝曰。朕有遺直古忠良。何以旌之。豐其藏。以葬以祭。泉壤光。錫之祠宇鎮北方。泥金有敕何輝煌。魂兮豈不來洋洋。公昔游魂七陵旁。假翼天路景雲翔。逝如驚電掣天荒。此驢之人徒倭倭。公歸不歸。歸有龐。儻獨有靈來清揚。聞其風者氣復昌。憑人萬古扶綱常。匪直也人獲其祥。等河配嶽久且長。

敕賜旌忠祠碑

淮南李春芳撰

隆慶二年。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郝杰言。臣所部保定府故贈太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。其吏民爲請立祠。哀死勸生。以詔永禋。謹奏闕下。候可。上從之。賜祠曰旌忠。於是保定守賈君淇繕閱故牘。得前部御史曹公享副使曹君金。何君東序捐公羨爲公葬祠。未竟事。有金若干。因四倍之下。地城西門。庀材鳩工。塹塹繩鋸。中二楹以居公像。而兩亭其旁。刻公所爲部疏者。翼廡重門。甃而環之。軒軒肅肅。道路流涕。於是鑿石爲碑。以辭屬余。余與公同舉進士。而心高其義。爲之碑曰。公諱繼盛。字仲芳。少時家貧。嘗爲其兄飯。

牛云。然性嗜學。不辭勤苦。以就其業。嘉靖丁未。舉進士。授南京吏部主事。地閒務簡。遂以其餘力問典章於鄭公曉。論樂於韓公邦奇。講聖賢之學於大儒先生。已遷兵部員外郎。當是時。虜薄都城。方得氣去。而威寧侯仇鸞驟貴用事。兵政屬焉。鸞欲與虜通馬市。以羈虜而固權。公乃抗疏論其十不可。五謬。大指謂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。非國家所以內自完而禦服狡虜之道也。其弊必至於廢邊防。深敵師。損國威。不可以善後。其說甚具中肯綮。而逆於鸞。遂下錦衣獄。貶爲狄道縣典史。無何而鸞族誅。乃卽貶所起公南京戶部主事。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。改兵部員外郎。當是時。分宜嚴亦誼公而惡鸞。欲引公之重以自爲也。公聞之笑曰。去一鸞復就一鸞。天下有烈士丈夫爲匪人用者耶。且天下苦公久矣。毋使滋禍。於是其疏數嚴大罪十。而陛下所以不知者。以嵩有大姦五。其道貞。其行獨。其氣奮。其詞深。嚴而不浮。剴切而詳。白疊疊蓋數萬言。夫人情莫不嚮其所榮。而思其所知。就其所便。而不趨其所苦。公起顛頓。還中朝。嚴方自以爲功。而公裁以大義。歸身於國。羣者糜爛鑿挺。慘於鋸鑿。瘡痍未合。而糾編之章再上。頸可整。舌不可斷。身可殺。心不可折。非質忠性義有滄勃糾纏於中。而不可散解者耶。使公疏而用。海內早卽衽席之安。朝廷晏如也。而是時也。嚴輒能移主上心。遂復下詔獄。杖至百。論死。居二歲。嘉靖乙卯十月晦而竟死西市矣。又七歲而嚴免。遂不得良死。又五歲。而今皇帝奉遣詔贈公太常少卿。錄其子。賜諡忠愍。祠焉。於戲休哉。夫公所以報主上。與主上之報公者。豈不交厚耶。人臣錄於朝。頂踵皆主恩也。故不以君之識不識而死其官。所以報。非以求報也。故曰。公厚然論定於久。而賞溢乎制。亦不問事之成不成。而報忠優於

報功。故曰：主上厚人，謂先皇帝神鞠靈誅，卒戮大慙，不爽而公以不幸先其禍，痛憤何極！然不痛憤，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先皇帝今上咨嗟崇獎至意哉？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。斯公之所爲垂舉長久者耶？所爲祠者，本發於二疏，余故表公大節而略其他。且爲辭以侑神焉。辭曰：流旭兮旦開，照靈旂兮驅昏霾。輪迴森兮左黔雷，團元氣兮惠來。帝嘉汝兮怛女，撫女壯兮下土。彎天弓兮殪天狼，血含光兮注牙。載逢干兮與俱行，青虬兮白螭。雲中兮遨嬉，厲余齡兮上谷。滌余腸兮桑乾，靈來兮不來。不來兮心悲，彭咸參兮萇弘五靈番兮肅然而來。下爲民正兮終古，羌焉窮兮社而稷女。

墓祠碑記

堂邑張鳳翔撰

容城楊忠愍公在嘉靖之季，以論劾奸相嚴嵩遇害，藁葬定興縣東引村。至隆慶元年，遵肅皇帝遺詔，贈官賜諡，予祭，錄廕。又錫祠於保定府。額曰旌忠，而後公之冤始白。至今皇帝天啓三年，俞臣翔之請，予公諡葬。蓋追行莊皇帝顯皇帝所欲予而未及予者，而後朝廷所以卹公之典始備。然公東引村墓距直道尙三里許，獨墓碑在道側，凡往來其下者，率徘徊歎歎而不能去。天啓四年夏，翔被召爲少司馬，濱行與定興令王君永吉謀，卽碑所建墓，祠塑公像，以便瞻拜。憑弔與保定之旌忠者相望，而後民閒所以風公之烈始久。嗚呼！古忠臣烈士不幸而死於奸臣之手，如伯嚭之殺伍子胥，王鳳之殺王章，曹操之殺孔文舉，王敦之殺周伯仁，李林甫之殺李北海，盧杞之殺顏魯公，秦檜之殺岳武穆者，非一而獨公與武穆至今英雄之恨未銷。雖小夫婦人孺子皆能誦姓名而感憤流涕，所在祠廟不絕，豈非其忠最烈而禍最酷

哉。然武穆死，宋遂以不振。公死，而肅皇帝感悟誅奸，行公之所論列。蓋予聞之故老，公死踰時，肅皇帝尙惓惓問公獄，意欲釋而用之。方知相嵩附公名，他獄辭以陷於死。從此遂燭嵩奸，而鄒公應龍、林公潤得相繼奏甚力，則公一死，不惟無損肅宗日月之明，益增嘉靖中興之績。古云：殺其身有益於君，則爲之公之謂也。夫公所欲誅者奸臣，而奸臣已誅；所欲寤者主心，而主心已寤。所欲留後人補以報者主恩，而主恩已報。然則英雄之恨雖未銷，而公之恨已無不銷。蓋其殺身成仁，舍生取義，其存其歿，社稷均賴之。非區區以烈士殉名論也。而後之爲公惜者，或謂身非言責，死過於忠，或謂公才兼文武，律歷兵戎，主眷方隆，圖報有所不宜，僅以言死，或謂誤引二王，開奸人以羅織之釁。夫其時言路皆奸黨也，公安得勿言？害無大於嵩，則報無大於去嵩。公何惜一死？且奸人設阱，奚患無辭？以嵩世蕃賊虐，而冀以胡植、鄒懋卿、何龍、王學益、曹天佑、李天榮、劉檣輩，公卽不詞及二王，豈無所以死公者？此皆身名與君父較重，輕揣利害，其見反出小夫婦人孺子下。又安足與知公之心哉？公死迄今七十餘年，而人心之思慕者如一日。吾知過此事會，感激捐軀，弘濟賢者，當必師公所爲。卽小夫婦人孺子亦將有取嵩世蕃植懋卿諸兇人像貌，跪仆公之階庭，快榜繫以懼奸邪，如武穆祠焉。則英雄之恨未銷，正公有功於千百世不死之人心矣。當時不避患難，周旋公者，都御史王公遷、大司寇王公世貞、比部郎史公朝賓、丘公秉文、應公明首請錄公忠者，冢宰楊公博、請諡公者，御史陳公瓚、請祠公保定者，御史郝公杰、題公墓迄碑者，冢宰孫公丕揚，今捨地爲公祠基者，邑孝廉范子士楫而畢力建祠，費不煩民，役不稽時，昭往勸來，助流教化者，邑令王公。